

台灣閩南語中非典型賓語

準語意併入

連金發 [Chinfa Lien]

國立清華大學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本文探討台灣閩南語中非典型賓語的準語意併入現象，在句法模組中這類指稱目的、憑藉、時間、方位的名詞都須出現於介詞詞組由介詞（即核心）加以允准，但在詞法模組中，這類充當非典型賓語的名詞本身就具有各自的論旨角色，不須經由介詞允准而以光桿的形式動直與動詞合併成複合詞，表現其慣習化的語意。在特定情境下與動詞相關聯的一系列名詞的選取係由信息顯著性所制約。

關鍵詞：非典型賓語, 準語意併入, 詞法模組, 顯著性

1. 理論背景

本文探討台灣閩南一種準語意併入現象，有別於一般所謂的典型的語意併入。語意併入（semantic incorporation, 稱意併）(van Geenhoven 1998)是指動詞和名詞組合時名詞的指稱性沒有體現出來，名詞只表達屬性，沒有指稱性也沒有指稱單複數的功能，也不能做字面的解讀，佔據賓語位置的名詞可以加工成為有指稱性的名詞。比如加上定語(determiners)，如量化詞、定冠詞、計量詞、類別詞可以塑造只有指稱功能的名詞，有指稱功能的名詞就已經跳脫了意併的格式。意併、光桿名詞(bare noun)和定語、數詞的結合再配上類別詞時就不再是表示意併的格式了。本文以意併現象為背景來探討台灣閩南語一種準語意併入。這裡準語意併入指非典型賓語取代典型賓語所形成的結構。典型賓語是指動詞的動作能直接及於賓語所指稱的對象，如「食紅柿 tsiah⁸ ang⁵ khi⁷」(吃柿子)，但如果動詞的動作不及於動後的賓語，這個成分就稱為非典型賓語，如「食頭家 tsiah⁸ thau⁵ ke¹」(吃老闆)，不

指把老闆吞食進入腹中，而是指吃老闆提供的伙食。¹又如「開」有 *khui*¹（白）和 *khai*¹（文）兩讀。撇開白讀，文讀 *khai*¹ 常用來指稱花費金錢，如「開一千箍 *khai*¹ *tsit*⁸ *tshing*¹ *khoo*¹」（花一千塊），「錢」對動詞「開」來說是典型賓語。「開查某 *khai*¹ *tsa*¹ *boo*²」一般解釋為嫖妓，實際是指為女人而花費金錢，目的是玩弄女人。「開 *khai*¹」（花費）含蘊金錢，因此字面沒有提到金錢，也有花錢的語意，因此「真勢開 *tsin*¹ *gau*⁵ *khai*¹」即使賓語「錢 *tsinn*⁵」不出現，還是有「很會花錢」之意，也有嫖妓之意。其理由是「開查某」用多了，即使把賓語「查某」略去也還有嫖妓之意。本文探討的主題即是這類非典型賓語的準語意併入。

在動詞+名詞的結構中常有名詞併入（意併的早期名稱）現象。名詞併入的現象，在美洲的印地安語相當常見(Sapir 1911; Mithun 1984)。前人的研究多半已取得如下的共識，併入的名詞顯示如下的特徵：(1) 併入名詞為不定指，而非定指、量化的名詞組；(2) 所謂不定指，是語意上的不特指；(3) 不定指涉及窄轄域；(4) 併入的名詞識解為存在（或偏稱）的不定指；(5) 允許併入的動詞為暫態(stage-level)，而非恆態(individual-level)之靜態謂語；(6) 併入的名詞沒有數量之區別。參閱 Carlson (2006)。比較 Dayal (2015)、Massam (2001)。

漢語光桿名詞本身沒有語境的信息，無法判定到底是單數還是複數，是特指還是非特指。在有活用(inflectional)的語言中，如英文，可數名詞單數時除了特殊情況外不能以光桿的形式出現。前面須帶不定冠詞或定冠詞才行，因此單數光桿名詞和複數光桿名詞有明顯的形式區別，在語意詮釋也不同。漢語光桿名詞由於沒有表複數的形態來區分單複數，因此不容易區分單複數的光桿名詞。在這種情況下，語意併入(semantic incorporation)的構式就可以用來做論證的依據。Massam (2009)將名詞併入的現象分成四種分析方式：(1) 複合詞：賓語併入動詞，形成不及物複合動詞，通常指稱習慣或制式化的活動；(2) 併入的非典型論元包括工具、領屬、方位(instrumental, genitive, locative)格位；(3) 併入成分表舊信息的名詞；(4) 併入的是類別詞。² Sapir (1911)

1. 本文大體上援用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音標及用字。聲調改用阿拉伯數字表示：1（陰平）、2（陰上）、3（陰去）、4（陰入）、5（陽平）、7（陽去）、8（陽入）。詳參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除非特別註明，本文的語例都是根據作者並參酌其他語者的語感而得的。

將名詞併入定義為動詞和名詞詞幹的複合成動詞的語幹。Baker (1988)認為名詞併入是句法過程，但有些學者卻認為是詞匯過程。van Geenhoven (1998)主張原地衍生的結構。

近年來學界又發現非典型論元，如前置詞詞組或類別詞也可以併入動詞。名詞併入研究和其他語法現象研究之互動（如光桿名詞、隱性論元、話語指稱、複雜謂語、領屬結構）等，另外還涉及歷時和語言慣習化的研究。併入的名詞的限制也是引人矚目的現象（參見 Dobrovie-Sorin et al. 2006; Stvan 2009）。

漢語的併入現象也受到學界的關注，如湯廷池 (1991a; 1991b)。湯對漢語語法的併入現象有深入的分析，併入分詞法和句法併入。就詞法併入而言，被併入的成份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數詞。就句法併入而言，併入成份為介詞、名詞組、量詞組。論文以管轄束縛的理論來貫徹漢語併入現象的分析。Zhang (2007)依據distributed morphology的理論論證詞組融合和複合詞中語根融合 (root merge) 的不同。後者具有六個特徵：(1)異心結構的存在、(2)投射的自由度、(3)次類劃分的消失、(4)形式特徵的雙重認可、(5)移位時詞彙完整的效應、(6)對代詞化的效應。

Lin (2001)以輕動詞的概念分析漢語非典型賓語，總結出非典型賓語的論旨角色包括工具、方位、時間、路徑，但不包含受患者、伴隨者、起點、終點。³Barrie & Li (2015)指出非典型賓語和名詞併入、準名詞併入都可總稱為語意併入，一樣都具有兩個特徵：(1)指稱慣習化或文化行為；(2)賓語指稱客體、路徑、憑藉、方位、時間。本文中現代閩南語非典型賓語的論旨角色包括目的、憑藉、方位、時間，基本上和Lin (2001)、Barrie & Li (2015)的發現一致，惟一有出入的是本文多了目的論旨角色，這或者反映了漢語和閩南語參項變異 (parametric variation)。本文不準備討論帶典型賓語的動賓式的賓語併入的現象，如「出版」、「負責」、「關心」等動賓式的賓語「版」、「責」、「

2. 非典型或偏格 (oblique) 論元是指承載非正格角色的論元，如憑藉 (instrument)、起點 (source)、終點 (goal)、方位 (location)、時間 (time) 等，有別於正格論元（如受事 patient、客體 theme）。閩南語中領屬格指人稱代名詞加上領屬標記「个^{e2}」以表示領屬關係，如「我个目珠^{gua² e⁵ bak⁸ tsiu¹}」（我的眼睛）。但領屬關係不見得都用「个^{e2}」表示，如「阮翁^{gun² ang¹}」（我先生）。領屬關係的表現相當複雜，非一言兩語所能言明，不是本文的重點，於此只能點到為止。

3. 輕動詞論提出後引發學界對漢語及物或不及物動詞的非典型性賓語新穎的分析論述。參閱馮勝利 (2005)、孫天琦、李亞非 (2010)、蔡維天 (2016)。

「心」併入動詞後都可以加上另外的賓語（參見Chao 1968:418–419；湯廷池1991a, 1991b的論述）。閩南語有的動賓式，帶動詞語意上選擇的賓語，屬典型賓語，如「合意kah⁴ i³」（中意），這類語式有名詞併入的現象，即賓語「意i³」併入動詞「合kah⁴」。動賓式「合意kah⁴ i³」中的賓語「意i³」因併入動詞而失去充當論元的指稱特性，因此後頭可以加上另一個賓語，如「合意許衫kah⁴ i³ hit⁴ nia² sann¹」（中意那件衣服）。這種動賓式動詞併入的是典型性賓語，不是非典型賓語，因此逸出本文的關切的範圍。

林香薇(2004)討論閩南語複合詞內部相當多樣的結構關係，其中觸及與本文相關的語例有「挽面ban² bin⁷」（用線絞除臉上的毛）、「割血kuah⁴ huih⁴」（割雞頸以放血）、「叫門kio³ mng⁵」（在門口叫喚主人的名稱）、「等路tan² laoo⁷」（在路上等待歸來者的禮物）。這些例子作者都解釋其中的語義，但沒有進一步做結構的分析及講述如何從概念結構逐步成為表達形式的推演過程。

自從結構語言學提出語詞(word)可分解為形位(morpheme)的概念，這引發學界思考是否可以取消語詞這個層次。⁴ 語言系統中的句法(syntax)和形態(morphology)模組是否分立意見分歧。語法學界中有主張打破句法和形態的界線，一切以句法的方式處理，此種學說以「分佈形態論」(distributed morphology)為代表⁵，認為形態（或稱詞法）也可以用句法來處理。把語言組合的元素當成語根(root)，不帶詞性，詞性是由外加的句法框架賦予的，此種分析法在實踐時有窒礙，難行之處，因此有的學者主張形態模組有存在的理性基礎，比如Cecchetto & Donati (2015)就論證語詞有固有的詞性⁶，在語詞的組合（不論是外部或內部）中，語詞起確定詞性的關鍵作用。形態模組和句法模組的運作方式不盡相同，語詞內部組合和構件的詮釋與詞組的組合（即句法）不能等同對待。本文採取這種句法和形態模組分立的手法，有利於非典型賓語和動詞組合時所涉及的語意詮釋和合併方式。⁷

4. 「形位」這個概念及形態學相關的概念請參閱拙作（連金發2021）。

5. 關於分佈形態學的理論請參閱Harley & Noyer (1999)、Embick & Noyer (2007)。

6. Williams (2007)、Ackema & Neeleman (2007)也主張形態模組在語言分析上的必要性。

7. 前賢研究(Zimmer 1971)發現複合詞的兩個成分的語義關係是複雜不可測的，其詮釋往往與語用信息有關，無法從其中語根的句法關係來確定其語意，比如pumpkin bus有多重的解讀，此複合詞可指載南瓜的公車或外形像南瓜的公車，也可能指難以猜到的語意，即萬聖節能載客前往某站購買南瓜的公車。

本文將論證，非典型賓語經準語意併入而進入及物動詞後賓語的位置，填補原典型賓語所留下的空缺。如在句法模組中運作需考慮這類非典型賓語如何從介詞詞組中移出來和動詞組合。這會涉及句法結構和信息結構的互動關係，單及物動詞只容許一個賓語，句法上動詞做語意合併，但本文採用詞法模組中的運作法來處理非典型賓語的準語意併入。動詞後只有一個結構位置。典型和非典型賓語不能同時出現，必須有所取捨。本文主張取捨標準為信息顯著性原則(saliency principle)，非典型賓語能出現於動後賓語的位置上是由於在新舊信息分布中帶有顯著性的新信息成分，而典型賓語因反映已知或不言而喻的信息而隱而不顯。我們會先討論句法操作以對照後頭詞法操作。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2節做各類非典型賓語的語意分析，第3節呈現句式成立的作業過程，第4節論述語意併入和詞語縮約，第5節為詞法模組的分析，第6節為結語。

2. 各類非典型賓語的語意分析

以下按照目的、憑藉、時間、方位這四類逐一討論每個動詞後非典型賓語的語意和用法，並與典型賓語對照，以作為第3節結構分析和句法作業過程討論的準備。

2.1 目的類

「𪔐hoo³」

「𪔐蝦hoo³ he⁵」指將溪裡的水潑灑掉之後來抓蝦子。「𪔐hoo³」是指用杓子等工具將水潑灑之意，如(1)「𪔐水hoo³ tsui²」(潑灑水)，其中的「水tsui²」是典型客體賓語，而(2)「𪔐魚hoo³ hi⁵」的「魚」是指非典型賓語，指動作的目標或標的，在小溪裡用勺子把水舀乾，來捕捉魚。⁸

(1) 屢 屢 𪔐 水 共 伊 洗 濕。

Tauh⁸ tauh⁸ hoo³ tsui² ka⁷ i¹ sue² tam⁵

常常潑灑水讓它洗得濕濕的。

(《語苑》十六9-28-3)⁹

8. 「空手𪔐蝦khang¹ tshiu² hoo³ he⁵」(不用器具光用手潑灑水來捉蝦也是枉然，比喻凡是沒有事先的準備臨陣猖狂從事也是徒勞無功)，例句中「𪔐」書寫為[𪔐 𪔐]。

- (2) 大 水 來，去 溪 墘 用 網 瓢 戽 魚。

Tua⁷ tsui² lai⁵ khi³ khue¹ kinn⁵ iong⁷ bang⁷ hia¹ hoo³ hi⁵

洪水來時，到溪邊用網瓢掬水捕魚。

(《語苑》三十一5-67-3)

「開khai¹」

「開khai¹」是指花錢，如「開錢khai¹tsinn⁵」(花錢)，但「開查某khai¹tsa⁵boo²」字面義是為女人花錢，即平常所謂的「嫖妓」。「開錢」的賓語可以略去，如「真敖開」(很會花錢)。「開錢khai¹tsinn⁵」(花錢)的「錢tsinn⁵」是典型賓語，承載客體的角色，而「開查某khai¹tsa⁵boo²」的「查某tsa⁵boo²」是「開錢khai¹tsinn⁵」(花錢)的緣由，「查某」原本是由前置詞「為著ui⁷tioh⁸」(為了)所引領的名詞詞組，即「為著查某ui⁷tioh⁸khai¹tsinn⁵」，而「為著查某開錢」壓縮為「開查某」。「開查某」中表緣由的「查某」取代了表客體的「錢」，佔據賓語的位置。

「洩kho²」

「洩kho²」是農村是使水乾枯，捉魚之意，常用於「洩窟仔kho²khut⁴a²」指讓魚池裡的水乾枯來捕魚。「洩魚kho²hi⁵」指淘光魚池裡的水捉魚。「洩窟仔」的「窟仔khut⁴a²」是動詞「洩kho²」的典型賓語，「窟仔」是使乾枯作用的對象，而「洩魚kho²hi⁵」的「魚hi⁵」，是魚池的水乾枯之後所獲得的成果，為非典型的結果。¹⁰

「喝huah⁴」

「喝價數huah⁴ke³siau³」(喊價格)的「價數ke³siau³」(價格)，「喝聲huah⁴siann¹」指喊出的聲音，兩者都是「喝huah⁴」的典型賓語，而「喝魚仔huah⁴hi⁵a²」的「魚仔hi⁵a²」是「喝huah⁴」的非典型賓語。「喝魚仔huah⁴hi⁵a²」是為了賣魚喊出價格，魚販以競標的方式完成交易。

9. 《語苑》(1908-1941)是日治時期日本公務人員學習台灣本土語言的月刊。

10. 用以養殖魚蝦的池塘又稱「陂仔pi²a²」。「陂」也寫作「埤」。「陂」中古音是幫母支韻平聲。共通語「陂」不念作bi¹而念作陽平的pi⁵，可能是禁忌語同音避諱之故。

「割kuah⁴」

「割血kuah⁴ huih⁴」（割雞頸取血）指傳統台灣農村婦人逢年過節，烹飪前宰殺雞鴨常見的項目之一是割雞頸以取血，攪和糯米以製雞血糕。「割血」的對象是雞頸，割雞頸的目的是取血。「割kuah⁴」的典型賓語「領頸am⁷ kun³」（頸子）是不言而喻的對象，承載新信息的「血huih⁴」反而佔據表面上看起來是賓語的位置。

2.2 憑藉類

「食tsiah⁸」

除了典型賓語外「食tsiah⁸」可加上非典型賓語，如「食頭路tsiah⁸ thau⁵ loo⁷」（上班）、「食月給tsiah⁸ geh⁸ kip⁴」（靠月薪過活）。「食頭家tsiah⁸ thau⁵ ke¹」指由老闆供應伙食、「食伊tsiah⁸ i¹」指他人（即老闆）提供伙食¹¹、「食家己tsiah⁸ ka¹ ki⁷」指靠自己過活、失業。這一類的非典型賓語都可視為非典型或偏格，意指憑藉。¹² 其他如「食名tsiah⁸ mia⁵」（依靠名聲而度日），也屬此類。¹³

「討tho²」

「討罾tho² tsan¹」（用魚網捕魚）‘to fish with a hand net lifted up by the hand’ (Douglas 1873:560)。「罾tsan¹」是動詞「討tho²」的非典型賓語，指用以捕魚的工具。「討罾tho² tsan¹」是「討魚tho² hi⁵」和「用罾ing⁷ tsan¹」縮約而成。「討tho²」的典型賓語「魚hi⁵」承載熟知信息，隱藏起來，賓語空出的位置由憑藉「罾tsan¹」填補，「罾tsan¹」帶有顯著性的特徵。

11. 這裡「伊」讀高平單字調，不能弱讀。

12. 比較「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像阮住海墘的人各戶亦討海在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像我們住海邊的人各家都靠海維生）（《語苑》三十6-61-10）。

13. 台灣閩南語動賓式的「食」有相當豐富而多樣的組合關係，參閱顏秀珊(2008)。

2.3 時間類

「食tsiah⁸」

「食tsiah⁸」後可接典型受事實語，如「飯png⁷」、「茶te⁵」、「酒tsiu²」、「薰hun¹」（菸），但也可以接表時段的非典型賓語，如「早起tsai² khi²」、「中晝tiong¹ tau³」、「暗am³」、「下昏e⁷ hng¹」（晚餐），這些非典型賓語都指稱時段，如「食早起tsiah⁸ tsai² khi²」是指在早上進餐，「食tsiah⁸」+其他時段詞也做同樣的解讀。但這些時間詞加上事件類別詞「頓」時，如「早頓tsa² tng³」（早餐）、「中晝頓tiong¹ tau³ tng³」（午餐）、「下昏頓e⁷ hng¹ tng³」（晚餐）、「暗頓am³ tng³」（晚餐），就變成動詞所選擇的典型賓語，有些次方言還有「晚頓mng² tng³」（晚餐）的用法。

「顧koo³」

「顧koo³」是看管、照料之意，如「顧厝koo³ tshu³」（看管房子、看家）、「顧囝仔koo³ gin² a²」（看小孩）、「顧家koo³ ke¹」（處處為家著想），這些詞語都含典型賓語，但「顧暝koo³ mi⁵」（值夜）、「顧更koo³ kinn¹」（守更）表示經常在某個時段守望維護安全，所含的時間詞都不是典型的賓語而是表示時段的非典型名詞。

2.4 方位類

「討tho²」

「討tho²」可以接典型客體賓語 (theme)，如「討錢tho² tsinn⁵」（要錢）、「討人情tho² jin⁵ tsing⁵」（過去給人的恩情，要求回報）、「討數tho² siau³」（討債），也可以接非典型賓語，如「討海tho² hai²」，非典型賓語「海」是方位、「討海tho² hai²」是指在海裡捕魚。「討海tho² hai²」是「討魚tho² hi⁵」和「佇海裡ti⁷ hai² nih⁸」（在海裡）縮約而成。「討tho²」的典型賓語「魚hi⁵」承載熟知信息，可以做為背景，用以襯托顯著性的名詞，賓語只能容許一個名詞出現，選取表示方位名詞「海hai²」是由於其信息的顯著性。

「挽ban²」

「挽ban²」原指摘取，拔除之意，如「挽花ban² hue¹」（摘花）、「挽柑仔ban² kam¹ a²」（摘橘子）、「挽茶ban² te⁵」（採茶）、「挽草仔ban² tsau¹ a²」（拔草）、「挽喙齒ban² tshui³ khi²」（拔牙）、「挽鐵釘仔ban² thih⁴ ting¹ a²」（拔鐵釘）等，但也可以用於「挽面ban² bin⁷」（以線絞臉，去除臉上的汗毛）。這是一種傳統民間美容的方式，具有台灣民間文化特色的慣習。「挽面」（絞臉）字面意是指在臉上去除汗毛，「面」是指去除汗毛的方位，即賓語的位置由方位填補，絞除的對象（汗毛），不言自喻。典型受事實語因已熟知，即使不言明仍舊能理解，絞除汗毛的方位，因承載新信息反而需呈現出來。

「食tsiah⁸」

「食桌tsiah⁸ toh⁴」指吃桌上的佳餚，「桌」（桌子）是指擺佳餚的方位，也屬非典型賓語。此外「食外口tsiah⁸ gua⁷ khau²」（吃外頭的食物），外口也是方位賓語。

3. 句式模組的作業過程

本文聚焦於探討一種特殊的動賓式，其中賓語都是所謂非典型論元，如「討海tho² hai²」中賓語是「海」而不是「魚hi⁵」，「魚hi⁵」是受事，而「海hai²」是方位。非典型賓語可以和典型賓語相互比較，比如「討海tho² hai²」的「海hai²」是併入的非典型賓語，表方位。反之，「討魚tho² hi⁵」的「魚hi⁵」是「討」的典型賓語，指稱客體。又如「開khai¹」是花費之意，如「開錢khai¹ tsinn⁵」（花錢），此外還可以用於「開查某khai¹ tsa¹ boo²」（為女人而花錢、嫖妓），「真勢開tsin¹ gau⁵ khai¹」（很會花錢、很會嫖妓）。

這類特殊的動賓式，其主要的特徵是動詞對賓語不做直接的語意選擇，動詞本身已經有選擇的對象，但不明說。我們稱這類不具選擇關係的賓語為非典型賓語。從採集的動賓式來看，依賓語的性質可分成四類。

- (一) 表目的：割血kuah⁴ huih⁴、洩魚kho² hi⁵、屙蝦hoo³ he⁵、喝魚huah⁴ hi⁵、開查某khai¹ tsa¹ boo²
- (二) 表憑藉：食月給tsiah⁸ geh⁸ kip⁴、食頭家tsiah⁸ thau⁵ ke¹、食伊tsiah⁸ i¹、食頭路tsiah⁸ thau⁵ loo⁷
- (三) 表時間：食早起tsiah⁸ tsai² khi²、食晝tsiah⁸ tau³、食暗tsiah⁸ am³、顧暝koo³ mi⁵、巡更sun⁵ khinn¹
- (四) 表方位：討海thoo² hai²、挽面ban² bin⁷、叫門kio³ mng⁵、食桌tsiah⁸ toh⁴

前述論元和動詞脫鉤的想法為以下的分析提供了理論基礎，以上這四類的賓語（即內元）都和動詞沒有直接的關聯，這類論元是由動詞詞組之上的功能範疇投射出來，動詞所選擇的對象雖隱而不顯，但依我們對情境的了解加以還原。

以下針對這四類的每一類先描繪概念結構並論述在句法模組上的推演，但本文隨後將採用詞法的分析方式來解析。每類再附上語例，以利記憶。

3.1 涉及行事的目的

這個語式涉及為了某終目的而執行的動作。以「喝魚huah⁴ hi⁵」為例，其概念結構即「為着魚ui⁷--tioh⁸ hi⁵」而「喝價huah⁴ ke³」（喊價）。

(3) 目的類非典型賓語的解析(A)

「喝魚huah⁴ hi⁵」可拆解為「為著（賣）魚而喊價」，但就信息顯著性而言，「魚hi⁵」比「價ke³」（價格）的顯著性(saliency)高，動詞「喝huah⁴」和賓語「價ke³」有直接的動作和受事的關係。「喝價」的目的是「賣魚bue⁷ hi⁵」，「喝價huah⁴ ke³」和目的「賣魚bue⁷ hi⁵」是密切相連的串聯事件。將複合的事件以動賓的結構位置表達出來勢必有所取捨，取捨的手法是表現顯著的成份而隱藏背景（即不言而喻）的成份。以此例而言，顯形成份是「喝huah⁴」和「魚hi⁵」，即「喝huah⁴」的動作和販賣的對象的「魚hi⁵」，而喊出的「價數ke³ siau³」（價格）不言而喻。在句法模組中，整個結構是由上層的VP（動詞詞組）和次層的PP（介詞詞組）組成。在上層的動賓式和表目的介詞詞組組合

時，「魚hi⁵」比「價ke³」顯著性高，因此「價ke³」隱去，空出的位置由「魚hi⁵」填補。作為功能詞的介詞「為著ui⁷ tloh⁸」隨之略去。但在詞法模組中「喝魚huah⁴ hi⁵」的組合成複合詞需另闢蹊徑。詳5.5節。

(4) 目的類非典型賓語的解析(B)

另一個涉及目的的例子是「開查某khai¹ tsa¹ boo²」，可解析為「為著查某開錢ui⁷ tloh⁸ tsa¹ boo² khai¹ tsinn⁵」（為了女人花錢）。在句法模組中其推演過程如下：

及物動詞「開khai¹」（花）是花費之意，其典型賓語「錢tsinn⁵」是預料中的成分，即使略去，不會影響原意，「開khai¹」單獨也有花錢之意，「查某tsa¹ boo²」（女人）原為介詞「為著ui⁷ tloh⁸」（為了）的賓語，因「查某tsa¹ boo²」（女人）帶顯著性的屬性，用來填補「開khai¹」之後賓語所騰出空缺，形成「開查某khai¹ tsa¹ boo²」的語式。可以看出典型賓語「錢tsinn⁵」和介詞「為著ui⁷ tloh⁸」（為了）都因語意不言而喻而略去。「開查某khai¹ tsa¹ boo²」原指為了女人花錢，但「查某tsa¹ boo²」也用來指稱（妓女）¹⁴，因此「開查某khai¹ tsa¹ boo²」就產生嫖妓的語意。以下類似的例子也可根據其語意詮釋做相應的推演：

表目的的非典型賓語：

「辱蝦hoo³ he⁵」是指為了捉蝦而淘水

「洩魚kho² hi⁵」是指為了捕魚而將水排出

「割血kuah⁴ huih⁴」是指為了取血而割雞的頸子

但詞法模組的運作詳5.5節。

3.2 涉及行事的憑藉

憑藉某種手段從事某種事情，如「食頭家tsiah⁸ thau⁵ ke¹」的概念結構，「靠頭家食食kho³ thau⁵ ke¹ tsiah⁸ sit⁸」（依賴雇主所提供的資源過活）。

14. 「查某tsa¹ boo²」原指女性、女人，但在特定的語式中，如「查某間tsa¹ boo² king¹」是妓女戶之意。又如「迺迺查某tshit⁴-tho⁵ tsa¹-boo²」是風塵女郎之意。

(5) 憑藉類非典型賓語的解析

這個結構表示依靠某種憑藉而執行某種動作，以「食頭家tsiah⁸ thau⁵ ke¹」為例，這個例子是靠頭家（老闆）進食。「食tsiah⁸」（吃）的受事自然是食物「食sit⁸」，頭家是提供伙食的憑藉，憑藉詞組(MEANS PP)由介詞「靠kho³」來標記，「食頭家tsiah⁸ thau⁵ ke¹」指吃老闆所提供的伙食。此語式凸顯憑藉「頭家thau⁵ ke¹」而食物「食sit⁸」因不言而喻而隱去，換言之，在動賓式中食（吃）的賓語隱去，憑藉「頭家」為顯著成份取而代之，憑藉的標記「靠kho³」也隱而不顯。¹⁵

表示憑藉的非典型賓語：

以下這兩個例子中充當賓語的名詞也是賴以生活的憑藉，動詞「食tsiah⁸」原指吃東西，進食引申為生存、過活。出現動詞「食tsiah⁸」，食物是攝取的對象不言而喻，因此略而不提，而賓語之所以出現憑藉是由於所欲表達的是新信息。

「食月給」tsiah⁸ geh⁸ kip⁴是指靠月薪過活

「食頭路」tsiah⁸ thau⁵ loo⁷是指靠職業過活

詞法的運作參考5.2.節。

3.3 涉及時段的行事

這類動賓式是動詞詞組之上搭建時間前置詞詞組(TEMP PP)，「食暗tsiah⁸ am³」的「暗am³」並不是「食tsiah⁸」語意上所選擇的對象，而是進食的時段。首先「佇ti⁷」作為時間前置詞詞組的核心(head)要求其補語需具有時間的屬性，「暗am³」需先和時間核心結合才能和「佇ti⁷」組合，「暗am³」和「佇ti⁷」核實(checking)得到時間的價值，然後「佇ti⁷」作為不可解成份隨即削掉，「食」吸納其原有的賓語語意成份後帶有進食的語意位移到時間前置詞的指定語位置。這就成就了「食暗tsiah⁸ am³」（在晚上進食）的語意。這樣的推演是在句法模組中進行的，但自詞法模組中這類動賓式有不同的組合方式，詳5.3.節。

15. 「食sit⁸」指食物，算是語根，不能單用，需和其他語根組合成複合詞，如動賓式名詞性複合詞「食食tsiah⁸ sit¹」（食物）。

(6) 時間類非典型賓語的解析

從句法運作的觀點來看，「食暗 tsiah⁸ am³」可解析為「食食 tsiah⁸ sit⁸」（吃食物）和「佇暗時 ti⁷ am³ si⁵」（在晚上）兩部分，即在晚上進食，即吃晚餐之意。動賓式中動詞「食 tsiah⁸」（吃）原來的賓語「食 sit⁸」因是不言而喻的成份，被顯著成份的時間成份「暗時 am³ si⁵」（晚上）取而代之，其他介詞「佇 ti⁷」和時間助詞「時 si⁵」隱而不顯。同樣地「巡暝 sun⁵ mi⁵」、「顧暝 koo³ mi⁵」在句法上「暝 mi⁵」也可還原為介詞時間詞組「在夜裡」和動詞組合的結構，動詞「巡 sun⁵」意指巡視、「顧 koo³」意指照料。

表示時間的非典型賓語：

「食早起 tsiah⁸ tsai¹ khi²」是指在早上吃飯

「食晝 tsiah⁸ tau³」是指在中午吃飯

「食下昏 tsiah⁸/e⁷ hng¹」是指在晚上吃飯

「巡暝 sun⁵ mi⁵」是指在夜裡巡邏查訪特定方位

「顧暝 koo³ mi⁵」是指在夜裡照看果園或養殖的池塘

但如以詞法來看待，會有不同的分析方式，詳5.3節。

3.4 涉及在某種方位行事

本文所探討的特殊動賓式，動詞所帶的賓語不是動詞語意選擇的對象，比如「討 tho²」本用於「討魚 tho² hi⁵」（捕魚），卻用於「討海 tho² hai²」，「海」是捕魚的所在，而非捕捉的對象，這種非選擇對象充當賓語如何解釋呢？解讀的方法是從概念結構出發，「討海 tho² hai²」的概念結構為「佇海裡討魚 ti⁷ hai²=nih⁸ tho² hi⁵」（在海上捕魚）¹⁶，其中「佇海裡 ti⁷ hai²=nih⁸」是方位詞組的投射，「佇 ti⁷」是核語，「海裡 hai²=nih⁸」是方位補語，方位補語含不可或缺的核語：方位 (PLACE)。¹⁷

「討海」的組合過程演示如下。首先及物動詞「討魚 tho² hi⁵」將典型

16. 方位的體現「裡」=nih⁸的=表示輕聲音節。

17. 方位 (PLACE) 舊稱 localizer。Chao (1968:397-403) 指出方位成份可顯可隱，參見 Kayne (2005:65-84)、Svenonius (2010)。現代漢語做為分析語，方位成份常外顯，古漢語和英語作為較為綜合的語言方位成份常融入名詞或隱而不顯，參見 Huang (2010)。

賓語「魚hi⁵」做語意併入，「魚hi⁵」的音形隱去。其次，「海hai²」併入方位中，「裡nih⁸」隱去，涵蓋方位義的「海」再併入方位詞組的核詞中，「佇ti⁷」隱去。¹⁸ 以上兩個步驟都是由核語至核語的移位所達成的。最後，「討」再移位到方位詞組的指定語的位置。這樣組合的程序到此就大功告成。這樣的作業過程中，雖然有些成分隱去，概念結構原有構件的屬性都沒有流失。以上是句法模組的操作，但是詞法模組的作業不同，詳5.4節。

(7) 方位類非典型賓語的解析

「討海」還原為句法模組，可拆解為「佇海裡討魚」（在海裡捕魚）。即以句法結構來看，上層為VP「討魚」，次層為方位介詞詞組。由於方位具有顯著的特徵，動賓式中動詞原有的受事實語「魚」隱去，方位「海」取而代之，其他介詞「佇」和方位助詞「裡」也隨之隱去。

表示方位的非典型賓語：

「挽面ban² bin⁷」是指用線在臉上除毛

「叫門kio³ mng⁵」是指在門口叫喚屋主

「拚房間piann³ pang⁵ king¹」是指清掃房間裡的垃圾

「食桌tsiah⁸ toh⁴」是指吃宴席上的餐點

「等路tan² laoo⁷」是指在路上等待歸來者的禮物¹⁹

就詞法模組，其運作不相同，詳5.4節。

4. 準語意併入和詞語縮約

語意併入指某個語詞[A]的語義併入另一個語詞[B]之後，語音形式隨之刪除。上述四種類型的動賓式可看成概念結構的縮約，縮約涉及語意

18. 湯廷池(1991a; 1991b)談論的併入現象都是指非核詞併入核詞。湯(1991a:43)討論方位介詞組的介詞併入，即[_{pp}[_p在[_{NP}桌子上]]變做[_{pp}[_pø[_{NP}桌子上]]，實際上是指介詞隱去，不是介詞併入名詞中。

19. 本組的前四例子組合後都是動詞詞組，即以動詞為核心投射出來的擴展式，合乎句法同心(endocentric)的原則，但「等路」卻是名詞詞組，動詞「等」投射出的詞組理應是動詞詞組，然而其結果卻是名詞。顯見這種組合是詞法，和句法不同。這個現象可用分布形態學(distributed morphology)來節套，我們不妨把「等路」看成語根(root)，不帶詞性，然後套入帶名詞詞性的語法框架，賦予名詞的詞性。

的併入及賓語的刪略，比如「跋puah⁸」、「唸lim¹」、「佚thit⁴」分別是「跋筊puah⁸ kiau²」（賭博）、「唸酒lim¹ tsiu²」（喝酒）、「佚查某thit⁴ tsa⁵ boo²」（玩女人、嫖妓）的縮約 (Douglas 1873: 382)，這類動賓式的賓語是典型賓語，不是本文所論的非典型賓語。另一類的語意併入也牽涉典型賓語，如動賓式「合意kah⁴ i³」（中意）的典型賓語「意i³」已經併入動詞中，本身失去指稱功能，因此「合意kah⁴ i³」可以接賓語，如「合意彼領衫kah⁴ i³ hit⁴ nia² sann¹」（中意那件衣服），這類典型賓語的語意併入也超出本文討論的範圍。從兩方面可以看出本文的準語意併入異於上述的純語意併入。一來準語意併入涉及非典型賓語，二來準語意併入還保留併入名詞的指稱性，只不過保留的是不定指稱性罷了。

表目的、憑藉、時間、方位的前置詞組的前置詞的功能意一旦併入動詞賓語的位置，既使本身語音形位削掉，其語意和語法的屬性還是存在，這些反映目的、憑藉、方位、時間也都是光桿成份不具特定的指稱性，只反映這四種語意個別類指 (kind classifying) 的屬性。總之這種動賓式也都反映出語法化的取向和特定慣習的語言生態特徵。這種慣習的特徵會隨時代而變遷。如「屙蝦hoo³ he⁵」（為了捉蝦而淘水）、「割血kuah⁴ huih⁴」（為了取血而割雞的頸子）、「挽面ban⁷ bin⁷」（用線在臉上除毛）這類指稱舊時農村社會的慣習行為的詞語會隨著社會的都市化而消亡。但「喝魚huah⁴ hi⁵」（為了賣魚而喊價）、「食暗tsiah⁸ am³」（在晚上進食）、「討海tho² hai²」（在海上捕魚）所反映的慣習行為在現代的社會中還存在，因此這些詞語還沒有過時。

或許有人主張「食」+時間詞的動賓式中的時間詞可直接了當的分析為表示時間詞，「頓tng³」，如「早起頓tsai² khi² tng³」（早餐）、「中晝頓tiong¹ tau³ tng³」（午餐）、「下昏頓e⁷ hng¹ tng³」（晚餐）、「暗頓am³ tng³」（晚餐），其中「頓tng³」省略掉，剩下時間詞。這樣的分析法雖然合乎簡要的原則²⁰，但沒法解釋這類時間語詞不能主題化而保留餐點的語意，如「暗*（頓）猶未食am³ tng³ iau² bue⁷ tsiah⁸」（晚飯還

20. 「頓tng³」是類別詞，如「一頓飯tsit⁸ tng³ png⁷」。類別詞併入名詞的例子垂手可得，如「椅條i² liau⁵」（長條椅子）、「鳥隻tsiau² tsiah⁴」（鳥群）、「船隻tsun⁵ tsiah⁴」（船隻）、「面桶bin⁷ thang²」（面盆）、「戲棚hi³ pinn⁵」（戲棚）、「厝塊tshu³ te³」（房舍聚落）、「事件su⁷ kiann⁷」（事件）。「暗頓am³ tng³」（晚飯）也是一個例子。

沒吃)，其中「頓tng³」不能省略。這表示「暗am³」不能主題化，但「暗頓am³tng³」可以，可見在句法模組中及物動詞「食」後的成分不能勁直分析為省略「頓tng³」的語詞。但在詞法模組中，就另當別論了。詳見第5節的論述。

本文聚焦於動賓式中含非典型賓語，非典型賓語與動詞沒有直接的關係，非典型賓語都是由特定的功能範疇投射出來的。在本文的分析中隱性範疇的設定佔重要的地位，我們把概念結構存有的功能範疇而在表現的語式不出現的稱作語意併入 (semantic incorporation)。本文所討論的這四類語式都具有這種隱性範疇的特性。依據本文的分析非典型賓語的語式從概念結構出發經過語意併入成為縮約的語式，在推演的過程其原有的功能範疇的語義並未流失。另外，在動詞和論元脫鉤的議題上本文所探討的非典型賓語的語式反映出，非典型賓語確實與及物動詞沒有直接的關聯，但隱去的賓語其論旨角色為客體 (theme) 則是由動詞在語意上所選取的。因此非典型賓語語式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非典型賓語和動詞脫鉤，而另有介詞引領，但隱去的典型賓語是由及物動詞所引領的。之所以稱呼非典型賓語進入及物動詞賓語位置這種現象為準語意併入是由於非典型賓語的指稱性並沒有消失之故。這種指稱性算是不定指稱。非典型賓語一旦從賓語的位置移開，句子會不通或語意改變，如上述「食暗tsiah⁸ am³」(吃晚餐)的例子。可以看出非典型需動詞賓語仍須由動詞允准。

5. 詞法模組的解析

5.1 詞法模組的理論基礎

本文採取詞法 (morphology) 和句法 (syntax) 有別的分析手法，這一點與分佈形態論 (distributed morphology) 有所不同。分佈形態論假定詞法的範圍也可以用句法來處理。本文所論的非典型賓語併入現象屬於詞法的範疇而非句法的範疇。非典型賓語在各相關的情景中指稱目的、憑藉、時間、方位，都算附加語，不是由動詞直接允准，須由介詞允准給予格位。²¹ 這樣的要求在句法上需要滿足，但在詞法上這類非典型賓

21. 指稱目的的詞組雖由介詞所引領，有些狀況是動詞所指稱的動作之外還涉及另一個相關動作。比如，「喝魚」意指為了賣魚而喊價，主要動詞「喝huah⁴」是指喊的動作，其目的賣魚，即為了賣魚，則是相關的動作。

語不需要由介詞作為核詞(head)所引領。我們假定非典型賓語的形態為光桿名詞，但本身帶論旨角色，直接與動詞組合不需由介詞做中介。此外，動詞和名詞組合時，由於句法位置的限制（只有一個賓語），即動詞只帶一個論元，賓語一次只能出現一個。與動詞相關的一系列名詞構成縱聚合的關係(paradigmatic relationship)，因此選取的名詞做賓語時，一次只能選一個名詞，一系列名詞間具互相排斥的關係，而非共現的關係。

詞法中光桿名詞本身就有動詞所賦予的論旨角色，在與動詞組合時不須進入介詞詞組的格式。本文這樣的論述是受前人的理論所啟發。Soja (1994)提出英語 NP-type Nouns（即光桿可數名詞）的這種名詞，以別於一般的物質名詞和非光桿可數名詞。Stvan (2009)主張 town、school、prison、church 這類出現於介詞詞組的光桿名詞在語言習得所起的重要作用。Barrie & Yoo (2017)也指出英語光桿名詞性附加語自身帶有論旨角色（即方位），不需在介詞詞組由介詞（即核心）允准，而直接充當動詞的賓語，成為動賓式複合詞。本文所論的其他非典型賓語名詞也可如此分析。

本文所論的憑藉、時間類非典型賓語或許可用截短詞語的詮釋來分析。比如running shirt借入日語為ランニングシャツ（內衣），縮短為ランニング，借入台語為nai ling gu。Spring coat借入日語為スプリングコート（輕便外套），截短為スプリング再借入台語為su pu ling gu。²² 截短詞語原為A+B所組成的偏正式，A是形容詞，B是名詞。截去的部分是名詞，即在概念結構中具有語意，但沒有顯形。台語的「咱人lan² lang⁵」可以指「咱人个曆日lan² lang⁵ e⁵ lah⁸ jit⁸」，「個人in¹ lang⁵」也可以指「個人个曆日in¹ lang⁵ e⁵ lah⁸ jit⁸」，前者指農曆，後者指西曆。這兩個語詞都可以看成帶有不顯形的名詞（即曆日）。

5.2 憑藉類非典型賓語

按照上述縮約的思路，「食頭家tsiah⁸ thau⁵ke¹」可解析為「食頭家提供的伙食」。「食伊tsiah⁸ i¹」也可看成「食他（們）提供的伙食」，「食月給tsiah⁸ geh⁸kip⁴」也指吃月給（=月薪）所提供的伙食或生計。「食

22. 這兩個日語借自英語的外來語，參見尚学国書（編）（1993:611, 276）。台語再從日語經語音調整後借入。這類日治時期流傳下來的台語中日語借詞有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退。

頭路tsiah⁸ thau⁵loo⁷」也指吃工作所賺取的收入，自然「食tsiah⁸」除了進食之外還有生存之意。我們可以把賓語看成是食物或廣而言之生計的來源，總之賓語是賴以生存的憑藉。

5.3 時段類非典型賓語

一日中早中晚夜時段進餐的表現中將賓語的時段詞解析為刪節指食物的名詞。「食早起」分析為「食早起食tsiah⁸ tsai²khi²sit⁸」（吃早餐）、「食中晝」分析為「食中晝食tsiah⁸ tiong¹tau³sit⁸」（吃午餐）、「食下昏/暗」分析為「食下昏食tsiah⁸ e⁷hng¹sit⁸/暗食am³sit⁸」（吃晚餐）。

這種詞法模組中非典型賓語不能從動賓式中移位出去，比如「旺仔佇咧食早起Ong⁷a² ti⁷leh⁸ tsiah⁸ tsai²khi²」（旺仔在吃早餐）中「早起」移到句首變成「?早起旺仔佇咧食tsai²khi² Ong⁷a² ti⁷leh⁸ tsiah⁸」。此句勉強可通，但「早起tsai²khi²」只有早上的時間義，已失去早餐的語意。可以看出這類動賓式的結構位置在整個功能範疇的階層處於較低的VP中，其核心為動詞。在動詞的轄域中有一組的相容名詞，依何者具較高的信息顯著度來選取，其餘背景化，不顯形，但語意含攝其中。

5.4 方位類非典型賓語

動詞和指方位名詞組合時，動詞作用的對象隱而不顯，方位名詞成為焦點，佔據了空出的賓語位置。比如「討tho²」可與「魚hi⁵」、「罾tsan¹」（網）、「海hai²」組合。「魚hi⁵」是客體、「罾tsan¹」是工具、「海hai²」是方位。「海hai²」原是附加語，併入動詞。「挽面ban² bin⁷」也是動詞+方位名詞的組合，「挽ban²」可與「毛mng⁵」組成動賓式指拔毛。「挽面ban² bin⁷」指用線除去臉上的毛，「挽面」的組合中除毛成為襯托的背景而凸顯除毛的方面。「叫門」（叫喚門後面的人）、「食桌」（吃桌上的菜餚）這類的動賓式中動詞選擇的對象是客體，而賓語是由方位佔據，方位詞組是由方位介詞+方位詞+名詞所組成。

動詞和名詞有多重的選擇，透過歷時的發展，形成一系列帶有不同論旨角色(theta role)的名詞可以和特定的動詞組合，以「討tho²」為例，可組合的名詞包括「魚hi⁵」、「罾tsan¹」、「海hai²」。在捕魚的

情境中與捕捉相涉的對象可以根據信息焦點而任選其一，比如要凸顯捕魚這個事件所使用的工具，就選「罾」（漁網）；假使要凸顯捕魚的場所，如在海上而非湖上捕魚，就選「海」做組合對象，三者選擇其一。其他未顯形的選項，語意還是含攝在內。這三個選項帶有各自的論旨角色，即「魚」（客體）、「罾」（工具、憑藉）、「海」（方位、場所）。在台語中表示憑藉/工具或方位/場所名詞須出現於動詞之前，且納入介詞為核心(head)所引領的介詞詞組，或是憑藉介詞詞組或是方位介詞詞組，但本文所探討的動賓式中佔據賓語位置的非典型賓語（即帶憑藉或方位論旨角色名詞）有其特色。這類名詞都是光桿名詞(bare noun)，而非定語詞組(determiner phrase)，比如「海」雖表示方位或場所，但語法上只是光桿名詞，不納入方位介詞詞組的結構中。

5.5 目的類非典型賓語

目的類非典型賓語涉及某種特定的情境，即為達成某種目的而行事，比如「喝魚huah⁴ hi⁵」指為了拍賣魚而喊價。「喝」（喊）最直接的對象是「價數ke³ siau³」（價格），與行為的目的「拍賣魚」是間接的關係，但在詞法模組中這個兩重事件只取後端，動詞「喝huah⁴」指選取信息顯著的目的「魚hi⁵」做為賓語，把「價數ke³ siau³」做為襯托目的的背景。「魚」作為行事目的成為它自身的論旨角色，以光桿的形式與動詞合併為複合詞。上述複合的概念結構在詞法模組中形成縮約的複合詞，其他涉及表目的的非典型賓語的例子如「屨蝦hoo³ he⁵」、「洩魚kho² hi⁵」、「割血kuah⁴ huih⁴」也是在詞法模組中經過縮約而形成的複合詞。「開查某khai¹ tsa¹ boo²」原意是為了嫖妓而花錢，「開khai¹」最直接對象的錢「錢tsinn⁵」，「開錢」意旨花錢，「查某tsa¹ boo²」（女人）不是「開」最直接的對象，但在「嫖妓」的場景中，「開」和「查某」產生連結。在詞法的模組中無典型賓語「查某」以光桿名詞的身分和動詞合併為複合詞。

5.6 非典型賓語的非定語詞組性

非典型賓語除了不能移位外，一般而言以光桿名詞為常。各類非典型賓語光桿名詞的限制有寬鬆之別，「討海tho² hai²」的「海」不能再有修飾語，「食早起tsiah⁸ tsai² khi²」的「早起」也不能再加上「一頓

tsit⁸ tng³」，但「挽面ban² bin⁷」的「面」可以加上領屬代詞，如「挽伊个面ban² i¹ e⁵ bin⁷」，「喝魚huah⁴ hi⁵」的「魚」可以加上「真濟tsin¹ tsue⁷」（很多），但「食頭家」的「頭家」不能加上「真濟」。總之，這種光桿名詞有些可以加上修飾，但不能進入定語名詞組 (Determiner Phrase, DP) 的格式中。此外，和典型賓語不同，非典型賓語與其他算子 (operator) 互動時，基本上都是窄域 (narrow scope)，如「無食早起bo⁵ tsiah⁸ tsai²khi²」只有窄域「沒吃早餐」的意思，即「早起」在否定詞「無」的轄域中，不能解讀為寬域的「早起無食tsai²khi² bo⁵ tsiah⁸」（早上沒吃東西）其中「早起」是早上而非早餐之意。漢語（閩南語亦然）光桿名詞可因不同結構位置或其他因素而有定指、不定指、泛指的不同解讀。本文所論的非典型賓語併入動詞中，已不具有定語或數量詞詞組的功能投射，因此只能解讀為不定詞詞語，帶有存在的涵義。

6. 結語

本文採用句法模組和詞法模組分立的觀點，來分析台灣閩南語中非典型賓語的準語意併入。在句法模組中這類非典型賓語須出現於介詞詞組中，由介詞（即核心）允准，但在詞法模組中，這類光桿名詞都具有動詞所賦予的論旨角色，包含目的、憑藉、時間、方位，不須由介詞給予允准或格位，可以直接併入動詞中成為複合詞。在特定的情景中動詞含攝一系列的論旨角色，形成縱聚合的互補關係，賓語的選擇是由信息的顯著性所制約，由於賓語位置有限，一旦非典型名詞佔據賓位，其他背景化的論旨角色就作襯托之用，但是所涵蓋的語意仍然存在。這項研究也反映出詞法模組操作有其獨特之處，語意詮釋和合併關係，與句法模組中運作規律截然不同。本文所論的非典型賓語併入現象也反映出某些過往的社會習俗的慣習文化意涵，如「挽面ban² bin⁷」、「喝魚huah⁴ hi⁵」、「屨蝦hoo³ he⁵」。

Funding

本文的研究應歸功於科技部計畫(MOST 109-2410-H-007-067-MY2)的部分資助，謹此銘謝。

Acknowledgements

本文初稿發表於2020年十月十六至十七日於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舉辦的第十三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賴惠玲老師的講評及與會者的建言。修訂過程中匿名評審多方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使拙文更臻完善，不勝感激。此外又儒在語料爬梳整理上鼎力相助，銘感於心。論文即將付梓之際，雅筑細心匡正，謹此致謝。

References

- doi Ackema, Peter & Neeleman, Ad. 2007. Morphology $\neq$ syntax. In Ramchand, Gillian & Reiss, Charl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nterface*, 325–35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ker, Mark C.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oi Barrie, Michael & Li, Yen-Hui Audrey. 2015. The semantics of (pseudo) incorporation and case. In Borik, Olga & Gehrke, Berit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40: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seudo-incorporation*, 159–188. Leiden: Brill.
- doi Barrie, Michael & Yoo, Isaiah Won Ho. 2017. Bare nominal adjuncts. *Linguistic Inquiry* 48(3). 499–512.
- doi Carlson, Greg N. 2006. The meaningful bounds of incorporation. In Vogeleer, Svetlana & Tasmowski, Liliane (eds.), *Non-definiteness and plurality*, 35–5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oi Cecchetto, Carlo & Donati, Caterina. 2015. *(Re)labeling*.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oi Dayal, Veneeta. 2015. Incorporation: Morpho-syntactic vs. semantic considerations. In Borik, Olga & Gehrke, Berit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40: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seudo-incorporation*, 47–87. Leiden: Brill.
- doi Dobrovie-Sorin, Carmen & Bleam, Tonia & Espinal, M. Teresa. 2006. Bare nouns, number and types of incorporation. In Vogeleer, Svetlana & Tasmowski, Liliane (eds.), *Non-definiteness and plurality*, 51–7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ouglas, Car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and Co.
- Embick, David & Noyer, Rolf. 2007.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syntax-morphology interface. In Ramchand, Gillian & Reiss, Charl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nterfaces*, 289–3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i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05. Light verb movement in modern and classical Chinese 輕動詞移位與古今漢語的動賓關係.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2005(1). 3–16.

- van Geenhoven, Veerle. 1998. *Semantic incorporation and indefinite descriptions: Semantic and syntactic aspects of noun incorporation in West Greenlandi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Harley, Heidi & Noyer, Rolf. 1999. *State-of-the-article: Distributed morphology*. *GLOT* 4(4). 3–9.
- Huang, C.-T. James. 2010. Lexical decomposition, silent categories, and the localizer phrase.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Essays on linguistics*,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Essays on linguistics 語言學論叢*, vol. 39, 86–12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doi Kayne, Richard. 2005. *Movement and sil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en, Chinfa (連金發). 2021. Morphology: Detailing a story of word formation 形態學：細說構詞的故事. In Huang, Shuan Fan (黃宣範) (ed), *Linguistics: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 cognition and culture 語言學：結構、認知與文化的探索*, 43–67.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Lin, Hsiang-wei (林香薇). 2004.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of compound words of Southern Min 論閩南語複合詞的內部結構.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臺灣語文研究* 2. 21–47.
- Lin, Tzong-Hong Jona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Irv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Doctoral dissertation.)
- doi Massam, Diane. 2001. Pseudo noun incorporation in Niuea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heory* 19(1). 153–197.
- doi Massam, Diane. 2009. Noun incorporation: Essentials and extens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mpass* 3(4). 1076–1096.
- doi Mithun, Marianne. 1984. The evolution of noun incorporation. *Language* 60(4). 847–894.
- doi Sapir, Edward. 1911. The problem of noun incorporation in American languag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3(2). 250–282.
- Shogakutosho Gengokenkyujo (尚学図書・言語研究所) (ed). 1993. *The dictionary of loanwords 例文で読むカタカナ語の辞典*. Tokyo: Shogakukan. (13th printing.)
- doi Soja, Nancy N. 1994. Evidence for a distinct kind of noun. *Cognition* 51(3). 267–284.
- doi Stvan, Laurel Smith. 2009. Semantic incorporation as an account for some bare singular count noun uses in English. *Lingua* 119(2). 314–333.
- Sun, Tianqi (孫天琦) & Li, Yafei (李亞非). 2010. Licensing non-core arguments in Chinese 漢語非核心論元允准結構初探.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0(1). 21–33.
- doi Svenonius, Peter. 2010. Spatial P in English. In Cinque, Guglielmo & Rizzi, Luigi (eds.), *Mapping spatial PPs*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6), 127–1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ng, Ting-chi (湯廷池). 1991a. Incorporation in Chinese Syntax (I) 漢語語法的併入現象 (上).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清華學報* 21(1). 1–63.
- Tang, Ting-chi (湯廷池). 1991b. Incorporation in Chinese Syntax (II) 漢語語法的併入現象 (下).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清華學報* 21(2). 337–376.

- Tsai, Wei Tien Dylan (蔡維天). 2016.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ner and outer light verbs in Chinese 論漢語內、外輕動詞的分佈與詮釋. *Linguistic Sciences 語言科學* 2016(4). 362–376.
-  Williams, Edwin. 2007. Dumping lexicalism. In Ramchand, Gillian & Reiss, Charl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nterface*, 353–3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 Hsiu-Shan (顏秀珊). 2008. The polysemy of *ciāh*⁸ and its argument structure in the Taiwanese Southern Min dialect 從認知語言學角度探討台灣閩南語「食*ciāh*」的多義性.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 26(1). 261–280.
-  Zhang, Niina Ning. 2007. Root merger in Chinese compounds. *Studia Linguistica* 61(2). 170–184.
- Zimmer, Karl E. 1971.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about nominal compounds.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5. C1–C21.

Abstract

Non-canonical object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Pseudo-semantic incorpo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pseudo-semantic incorporation featuring non-canonical object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the syntax module, non-canonical objects occur in prepositional phrases headed by prepositions denoting purpose, means, time, and space. However, each type of non-canonical object bearing its own theta-roles occurs as bare nominals and incorporates into verbs as compounds. The contraction involves pseudo-semantic incorporation distinct from pure semantic incorporation and the overt and covert expressions are dictated by pragmatic constraints of saliency. Non-canonical objects undergoing pseudo-semantic incorpor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definite objects and institutionalized situations.

Keywords: non-canonical object, pseudo-semantic incorporation, morphology module, saliency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Chinfa Lie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o. 101, Sec. 2, Kuangfu Road
Hsinchu 300
Taiwan
cflien@mx.nthu.edu.tw
 <https://orcid.org/0009-0009-5675-8674>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6 December 2022

Date accepted: 29 October 2024

Published online: 22 May 2026